劉氏鴻書

第八十一卷

器用部二

髻　鏡

燧人氏始　三代物　照膽

榻　席　枕

懸榻　王癸席　無長物

筩枕　武侯枕

麈　杖　鍋　瓢

捉麈　竹杖　紅蟲

山人瓢

酒爐　茶具　窰漆器

黃公壚　黑木合　柴窰古漆

炭　燭　香

瑞炭　分燭　返魂香

扇

宋元未有　草扇　扇墜

屐　傘　棺

讓屐　所造能移　貸傘

棺鬼

圍棋

卷八十一録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器用部二

髻　鏡

婦人束髮爲髻自燧人氏始實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爲繩子向後繫之以荊梭及竹爲笄用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喆胥氏始造木梳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堯時以桐爲笄横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玳瑁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

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及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篦以玳瑁爲之漢明帝令宮人梳首合分髾髻同心髻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綰髻插通草五色花及東宮中梳隨雲髻即暈妝隋文帝宮中梳無眞髻紅妝爲之桃花面插翠翹桃蘇搔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異哉陳宮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居唐之徵也插翡翠釵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髩作啼妝坐愁髻

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綰髻樂遊髻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今古注云長安作盤桓髻驚鵠髻復作髻一云梁冀妻墮馬髻之遺狀也 國憲家猷

長安任仲宣家畜寶鏡謂爲三代物後有八字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高山石下得之後仲宣過洞庭風濤洶湧因泊州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詔仲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當歸我也因持鏡去仲宣覺視篋中已失所在 龍城録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瘧者執

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黧面糊塗不可辨一執鏡而此物如驚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瘧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以照瘧不復見鬼矣

榻　牀　枕

漢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任郡守皆招不至惟蕃能致焉乃設一榻以待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請名士徐穉爲功曹穉至特設一榻來乃下與其睡去則懸之於梁固知懸榻一事陳蓋兩施之談斡

申王豶豬旣供飡不宜處於穢處乃以氈龕槩粥待之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凉河東備錄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旣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甚驚曰吾本爲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世說新語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毎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深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事物紺珠

武嵩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五更次第更轉不差旣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以爲怪碎之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武侯雞鳴枕也 華夷考

麈　杖　鍋　瓢

世說曰庾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荅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藝文類聚

喪父用竹杖竹節在外應父節禮喪母用桐杖桐心在內應母慈心 諸事音考

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走如飛其

嘴至硬 異苑

唐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耳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初潭集

酒壚 茶具 窨漆器

瑯琊王濬冲爲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覊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初潭集

范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紙爲具

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宋書

古窰器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麄黃土近世少見古漆器出南蕃西蕃雲南莎羅樹子內綿織者與剪絨相似濶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服夷門廣牘

炭　燭　香

西凉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瑞炭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頓驅寒冱辟寒

東海貧婦徐與鄰婦李會燭夜績徐貧不繼燭李曰無與夜也徐曰自妾會燭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為燭不繼故也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餘光不使貧妾蒙見哀之惠乎遂復與夜 列女傳

太倉天妃宮永樂初一日僧自外歸見廚下湯沸揭視之見二卵煮將熟詢之言行童於鸛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生且免其鸛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

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人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紿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貢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後數年倭人復來老僧已故矣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倭曰此仙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說海

扇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

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克貢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 閔憲家號

蘇長公臨錢塘日有陳訴負錢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春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扇來吾當爲汝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遂盡償前逋 長公外紀

宋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張循王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召問鋪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于候潮門外陳宅厨娘處買得又遣問厨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鋪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西湖志

屐 傘 棺

洗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足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

而受之

前代士夫皆乘車而有蓋至元魏之時魏人以竹碎分并油紙造成傘便于步行騎馬傘自此始又曰魯班之妻造之謂其夫曰君爲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爲人所造能移千里之外 玉屑

南周則少賤以造雨傘爲業其後戚連掖闈後主戲問之言臣急于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霖雨連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澁至于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后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以爲高密侯實誚之耳 清異錄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車上臥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搜神記

圍棋

圍棋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愼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夷門廣牘

謝客與客奕密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密悟乃殺之 南史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勑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勑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刼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勑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因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世說新語

王積薪隨明皇西幸宿山中孤姥之家簷下夜忽聞姑與婦棋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乎堂内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而已共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北矣吾之勝止七枰耳遲明王具禮出局盡平生之好未予未及數十姥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竟失向室 異叢談記

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棋上勑顧師言待詔爲對手王子出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

談池池中生玉棊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
凉故謂之冷煖玉又産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爲局光潔
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决師言懼
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下着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
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似狀不勝廻語鴻臚曰待詔
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
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可
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今好事者尚
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夷門廣牘
宋待詔賈玄嘗侍上棊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知不

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旣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于水中局旣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事文類聚

王荆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作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羸似乎能忘情於得喪者矣而又曰諱輸寧斷頭悔懊仍批頰則固有不盡然者

投壺　牙牌

投壺戲乃東漢蔡遵所製當光武延攬之餘休兵講義

圖像雲臺斯時政安務畢四境晏然蔡公當蒞事之暇

羣僚晏集樂意相酬設此投壺一則以勸侑佳賓二則

以綱紀律度三則亦彷射鵠之義投壺記

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記二百二

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

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

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人性之剛發而爲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于八

節之間其他牌名類皆合倫理庶物器用至宋仁宗時

始頒行天下 諸事音考

樗蒲　骰子　雙陸　打馬賦　鐵馬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枚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本傳

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王與貴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易 潘氏紀聞

一除紅譜蓋楊提舉廉夫當元季之亂避兵吳下與二
三遊好妓小蓉瓊花等曰賭除紅其負者脫妓鞋觴之
謂除紅者除四紅言之也或曰宋天官冢宰朱河所作
也故俗訛為朱窩云 六博碎金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
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以二人賭
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絁袍為對則天笑
曰此裘價踰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
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
臣猶怏怏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

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語林

歲令云徂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巴行揖讓之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援輿樗蒲遂廢寔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齊驅驥騄疑穆王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珮響方驚玉鐙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胡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以惜障泥或出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立鳥道驚馳螘封安步歌嘔峻

坂未遇王良跼促鹽車難逢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在天心存戀荳志在着鞭止蹄黃葉何異金錢用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覈其殿最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決勝負於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情游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指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饑少謝騰驤之志將圖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故知幾而先退或御枚緩進已踰關塞之艱或奮勇爭先莫悞穽塹之墜皆因不知止足自貽尤悔況為之不已事實見於正經用之以經義必合於天德故遠淋大叫五木皆盧瀝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

之師別野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袁彥道布帽之擲也 夷門廣牘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之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雲窓志

劉氏鴻書卷八十一 終

第八十二卷

音樂部

太眞擊磬

琴　瑟

移情　聽聲　懸琴

辨聲　五絃　吳蜀聲

不治眼　八鬼　亡國聲

笛　箏　箜篌

二龍聽笛　桓伊撫箏　稜等登

帳中箏　箜篌謌

琵琶

以手批把　股爲琵琶　安公子

卷八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音樂部

樂　樂律

樂之來尚矣自葛天氏有牛尾歌黄帝有景鍾而樂已具矣吕氏春秋曰葛天氏八闋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之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八物之極此葛天氏之八闋也管子曰黄帝依五鐘青曰大音赤曰重心黄曰灑地黑曰隱常而景鍾其一也此黄帝之五

鍾也通典帝系譜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簫韶而又有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至於禹之時以五音聽治垂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鍾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今鬻子淮南諸書皆具載此至於設簴持賢與夫揚旌取王對而言之猶見王融策秀才之文成周之時大司樂有六代之樂而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鍾師有九夏之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鶩夏樂師有

六舞曰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此六鼓也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此四金也漢宗廟則有嘉至樂永至樂休成樂永安樂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則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則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之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之

巳成也高祖六年又有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
昭□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
樂者猶古之□□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
能以樂終也大抵漢因秦舊事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
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叶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
九章之歌曰練時日曰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曰西顥曰
元眞曰惟泰元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景
星曰齊房曰皇后曰華爗爗曰五神曰朝隴首曰象載
瑜曰赤蛟者是也漢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帝二年夏侯寬
更名曰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華爽䔄翠旌
有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曰我定歷數曰王侯秉德曰
佳華美方之類是也夫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
制氏世爲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
得於竇公樂書者見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
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樂記漢樂之述古者止於此
而巳叔孫通因秦制而爲享祀之樂欲倣古采齊肆夏
清廟之奏此猶可也沛宮之歌特一時辭語而使禮官
隷習施之原廟相如等所爲歌詩非有和順積於中者

而郊祀用之恐我將思文王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是也葢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孺鄭聲洋溢於朝廷而王侯貴戚類以女樂相尚安望其移風易俗哉故太史公樂書曰余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爲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捐慽爲樂樂其如此也武帝作十九章令李

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次序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顥冬歌元眞又嘗得神馬於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之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爲歌汲黯進諫曰今得馬詩以爲歌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前漢禮樂志曰是時河間獻王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今漢郊廟詩歌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平當議雅樂復寢是

時鄭聲尤甚哀帝罷樂府官然百姓漫漬日久不制雅樂以相變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祖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皞爲玄冥雲翹育命之舞明帝永平用曹元圖讖之言改大樂爲大予樂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爲文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焉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用焉章帝籍田班固奏籍田歌帝又親註詩歌四章列在食舉及制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東京大亂後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平荊州獲漢

雅樂郎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魏明帝改漢天子樂曰大鈞而繆襲改漢蕭鐃歌十二曲而更爲之辭晉武帝時荀勉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作新律元帝南渡時無雅樂至孝武破符堅獲其樂工楊畏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至宋之樂則以永而爲名梁之樂則以雅而爲名如皇雅寅雅介雅需雅之屬皆梁樂也陳之樂則以韶而爲名懋韶通韶潔韶穆韶之類皆陳樂也隋之樂則以夏而爲名如昭夏皇夏肆夏需夏之類皆隋樂也唐興卽用隋樂武德時

詔祖孝孫定樂始至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
樂張文收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叶其聲音而五虛鍾皆
用於是用十二鍾○開元中又增三和樂共為十五和
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
祴和以至于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凡十五和焉唐禮樂
志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
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自太
宗高宗作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雜用於燕樂
而燕樂又有十部初高祖及隋制設九部樂曰燕樂伎
清商伎西凉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

康國伎及太宗平高昌收其樂自是遂有十部樂其他諸曲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放元宗有散樂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隷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盗起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宫苑囿遂以荒湮獨其餘聲遺曲聞者爲之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爲戒不可考法也宋所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故有和峴所定之樂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二典樂章皆太宗聖製眞宗時樂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覆

仁宗聖祐肇創雅樂名以大安帝親御宸殿閱焉律度契乾坤之正聲氣協陰陽之純小音紆徐大音徼越匪霆匪雷天籟自鳴百度秩八風從冕旒虛已以當宁俊乂儼容而布列如觀周舞而見分綴憲左之有容也如處舜廷而見堂下之奏異也皇乎休哉初景祐三年仁宗命李照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及皇祖又命胡瑗等攷正范鎮司馬光皆預焉元豐三年神宗詔鎮與劉凡定樂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哲宗即位范鎮造樂獻之下李照一律有奇上御延和觀樂實元祐三年也羣書攷索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爲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爲黃鍾丑爲太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鍾辰爲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鍾陽管有六爲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爲陽月之管謂之律陰管有六爲呂者謂太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此六者爲陰月之管謂之呂變陰陽之聲故爲十二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爲樂故有十二垂之樂焉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爲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筒吹以準鳳鳴而定律呂之音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皇是故太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爲宮其用之法先以太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足五聲然後爲十二律旋相爲宮周景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漢文帝令張蒼定律曆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房受學於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

生三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生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之變於六十四也杜祐通典曰古之神聲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乘爲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之數也管數多者則下生管數少者則上生相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術亦如之故辰

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故杜佑所載十二律相生之法乃京房甤賓上生大呂之法也宋白續通典云前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終中呂皆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而京房等遂從甤賓又重上生大呂冬季夷則上生夾鍾無射上生中呂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緣大呂之管三分益一以爲生於是大呂之管增而爲長所以自大呂以下相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按晉書律曆志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以候之用也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但梁武帝作鍾律論前代得失其

略云按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至蕤賓以次乃云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中呂其律過從夫仲春孟夏正相生長養其氣舒諼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此說得之矣故禮記曰蕤賓之月陰已生而陽不用事故云上生大呂鄭康成註大師曰蕤賓又上生大呂蓋用此說也然杜祐通典言十二鍾爲十二律之正聲又有十二子律爲十二子聲其子聲半正聲之法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爲均其子聲四寸口口先儒又有云如中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十二半之爲子聲之鍾故有正聲與有十二子聲通爲

二十四聲迭為五聲合之而為六十律也抑又聞之樂有所本中聲者樂之本也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楊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者信樂之本也黃鍾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生也楊雄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其音之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乎無不在其中矣夫欲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而求之也雖然樂

圭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尺成於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無所準律亦自差司馬遷黃鍾之律八寸七分之一班固司馬彪說黃鍾長九寸聲最濁蔡邕鄭元杜夔荀勉等所論雖有損益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爲定荀勉當武帝泰始中校八樂八音不和知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令劉恭依周禮以制尺所謂古尺也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聲爲新律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勉律以命之其聲皆應時人稱其精密故前漢律曆志具言尺度量衡云度長短尺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而皆以黍而度之歐公作唐禮樂志亦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爲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合龠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

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特而弊而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度量權衡相用而爲表裏使得律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乃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惟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攷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知矣 唐志

通典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冬至日之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變宮變徵而商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

武二聲謂之爲七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無所變也故君總萬務不可以仇於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北齊蘇夔駁鄭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及月令所載五者所中竝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推此

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譯答曰固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云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大簇爲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四時之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四時不備是以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然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顧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

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叶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律以候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謂天地之正氣合以生風天地之氣正而十二律以定殆謂是歟

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將樂器投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過焉聞水中作此樂因聽

而寫之既還爲晉平公鼓之師曠曰亡國之音也得此必于桑間陌上乎 綱目 ○晉平公令師曠鼓淸角一奏雲從四方起再奏大風雨隨之裂帷幔破豆墮落廊瓦 韓子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人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于陰宮師延既被囚

繁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于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晉衛之人鐫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名山藏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

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大聲夫能夏則大口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左傳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

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子産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尸子

謳歌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

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也博物志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襄陽耆舊傳

漢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爲之和後宮齊唱聲入雲霄漢事紀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諸樂之上古有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氲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至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内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殁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閣清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曲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輔於勤政樓觀者數千

萬衆喧嘩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擧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絶洎漁陽之亂六宫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殁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樂府雜錄

鐘　鼓　磬

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

昔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于雷是以曰將毀晏子春秋

南唐江南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到一殿庭忽見先王縲械甚嚴近問之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寃訴因此汝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鐘鳴須延其聲受苦聞鐘得暫休息或能為造一鐘尤善吾在位嘗交聘於閩國彼王遺我一玉天王像吾嘗置於髻中後藏於瓦官寺佛左膝無知者汝以此像為驗

民既還具奏之唐主親詣尾宫寺果得玉像于佛膝感泣造一鐘於清涼寺其文曰薦烈祖孝高皇帝以玉像建塔葬於蔣山 法苑

贛州興國縣大乘寺銅鐘宋紹興初忽一夕失之未幾有客言比者文潭漁者得一鐘鬻於天寶寺扣之無聲大乘僧詣天寶寺得之贖之不許乃相約曰扣之不鳴即非大乘物扣之鳴則是也天寶僧屢擊無聲大乘僧一擊即鳴遂載以歸 山堂肆考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爲一疊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昫 書蕉

漢書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吾士氣衰而鼓不鳴何耶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山堂肆考

魏李崇爲兖州刺史兖土多盜崇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諸村聞之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盜悉被擒 魏書

太眞妃多曲藝善擊磬搏拊之玲玲然多新聲太常梨園工莫能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使擊之太眞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始生有異質目光見日不瞬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

求爲女携歸京師後進入壽宮玄宗册爲妃着后服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房寢專席後宫無復進幸山堂肆考

琴瑟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爲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琴遂妙天下初潭集

秦王爲荆軻所持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

而死琴女名漏月者乃彈作秦音曰羅縠单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力而起遂斬荆軻後名其琴曰超屏 燕丹傳

周師經仕魏文矦善鼓琴文矦就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矦文矦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矦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矦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唐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 山堂肆考

趙璧彈五絃琴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語林

趙師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甞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蜀聲急躁若激浪奔雷○唐獨孤及晚年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唐書

嵇康遊於會稽入王伯通家新館內伯通曰此處有鬼怪不可宿康不聽彈琴而作至三更有八個鬼出現康心懼密口念乾元亨利貞咒三遍乃曰向有投宿者却是鬼害殺之也鬼荅曰非我殺之見我來自懼而死吾

是黃帝之時樂官伶倫等也因被佞臣所謗枉殺我兄弟八人埋在此地伯通不知築墻壓我願先生取我別葬我教先生琴一曲名廣陵散鬼取琴彈一遍康即能彈具告主人曰館中殺人之鬼我見之備說前因伯通使人掘地果得八鬼骸骨葬於别處館內永遠太平其後康以是曲彈之鬼神皆泣金鐵皆鳴 王肩

子路鼓瑟有北鄙聲孔子聞之曰先王制音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

尺之軀哉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家語

笛　箏　箜篌

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倐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即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懐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

卽拜謝以求其法塡刻老父入小舟失其所在樂府雜錄

謝安功名盛極嫌隙遂成晉武召桓伊飲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刋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愧色晉書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荅詞語一出榜元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盧肇首魁有故不至次乃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則俯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頹然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稜等登

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翼曰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聲耶 玉泉子

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着帳邊臥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諸兵臥布出帳去兵不覺也 英雄記

漢霍里子高朝鮮人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携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攜箜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 公終渡河 公淹而死當奈公何音甚悽切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

引箜篌爲其聲爲箜篌引 太平御覽

琵琶

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北齊高洋兒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獨異志

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東巡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宮曰君商

曰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吾是以知之汝可托疾勿去

教坊記

唐太宗時西域進一胡善琵琶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太平廣記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為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於武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侍嬪御歌必為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

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
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
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
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爲恨上曰汝輩
所惜者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鋼皆襲所藝次有
裴興奴與鋼同時曹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
長于攏然類時人謂曹鋼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
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于曹綱盡鋼之能鋼嘗
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野值

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方響一片蓋蕤賓鐵也以指撥妙律呂相應也樂府雜錄

唐貞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兩市祈雨因鬬聲樂崑崙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録腰必謂街西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妙絕如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翼月德宗召入令教崑崙段師曰請彈一調崑崙彈段師曰本領何襍兼帶邪聲崑

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學時曾隣家女授一品絃後頭易數師段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得師之藝又讓皇帝子漢中王瑀聞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 山堂肆考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方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

就岸即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息即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死投於河中錦綺即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即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贖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泊有黃門放鷂子過其門私於墻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翼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 羽調錄

鄭曼兒善琵琶樂府推爲第一黃巢頗狎之鄭炙其右手託以風痺未嘗爲執器奏曲鄭曰某出身應役朱紫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以此樂樂他人矣巢大怒斬之屠其家焉 五代史

梨園

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云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韋述開元譜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副淨爲參軍一日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

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
南戲副淨同上而末泥即生裝孤即旦引戲則末也一
說曲貴熟而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開
而曰淨反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
之餘明矣副淨始於漢和帝時館陶令石丹犯贓和帝
惜其才原其罪令於設宴着白夾衣皁巾使伶優戲而
辱之名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夢遊錄
安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王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祿
山宴徒黨於凝碧宮其樂工皆梨園子弟敎坊工人維
聞之悲惻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

槐花老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三等定罪肅宗聞詩特宥之唐事

唐帝幸蜀南入狹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雨聲相應帝既悼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時獨梨園善觱篥樂工張徽從帝以其曲授之洎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於望京樓令張徽奏此曲不覺悽愴流涕其曲後入法部明帝別錄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煥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人因避席擁爐火以

覲焉俄有妙妓四輩尋躓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煥之自以得名

巴久因謂諸人曰此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環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煥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皆起請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集異錄

劉氏鴻書卷八十二終